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九

密請

建儲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瀝密誠具

題臣惟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不可自以爲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爲功故周書有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臣雖不敏久服斯言竊觀

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於
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於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
而輒爲小臣激聒改遲
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已幸
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
羣臣不得激聒再改於是羣臣寂然奉之

如金石之堅券契之信而及茲春令屆期
竟未有先發一言者盖皆知
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
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宮謂之春
宮其禮屬之春官其寮繫之春坊而其舉
行之典又必在於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
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於諸司
造辦器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

預先
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致稽延日期
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
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
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歷矣臣新從外來相見該部該科諸臣
首問及此欲再援
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

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
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
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
渙汗之言盖以積受
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我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效犬馬報
主之誠而不欲使外廷知其言出於臣以復蹈
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謄寫不託吏
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趣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
中
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
天功無與於人謀則臣見嘵嘵之徒皆咋舌愧
死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
朝亦可少施顏面於班行矣臣臨疏不勝惓
惓愛
主之切緣係手書字畫潦草伏乞
聖恩寬宥

二十四日奉
諭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
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
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
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

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
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二十四日奏

答並封
聖諭疏
本月二十四日
具官臣王謹
題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
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加朕心欣慰
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

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青今春行冊立之
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
尚少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
背違
祖訓欲冊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
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
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欽此該文書官李文輔恭捧到臣私寓臣
焚香叩頭伏讀一過不覺感激涕零竊念
臣以私情久稽
嚴召今雖衝寒疾趨而來然前此違慢之罪已
萬萬不能自贖荷蒙我
皇上至仁至慈如天如地不惟不加厭棄重以
恩賜駢蕃慰勞兼至
皇上眞臣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旣拊摩其痾
癢疾痛則子之事父母豈得不委曲爲之

承顏順志而敢復顧外廷之口吻復沽自
己之名譽乎第事理有至當不易之論人
心有不言同然之公有如一時之權宜未
能傳之萬世而無弊一人之裁斷未能協
之輿論而無疑則臣之心終有未安者即
如
聖諭中所稱中宮尚少倘後有出恐於
祖訓有碍要將
三皇子一併封王少待後日再處以情以理
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顧臣竊惟自古國
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
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
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
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
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
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

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
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
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於嫡母之
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
其曠日遲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
酌古准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盛美臣之愚
見以爲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
皇長子既以中宮爲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
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爲嫌下則
使
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
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
冊而有光矣臣謹依閣中故事遵
諭並擬傳帖二道以憑
聖明採擇施行然尚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

鎮服人心耳臣不勝惶悚迫切詞不盡誠

尋奉

御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

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朕今擇卿所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贊

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再答

聖諭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具再奉

皇上手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

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子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

祖訓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朕今擇卿所

擬前諭正合朕意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賛
畫費心特諭卿知之欽此伏惟
皇上至聖至明事求法
祖而復
枉虛懷於矇瞽
借聰聽於蒭蕘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故臣前者密陳懇悃之愚欲
使機發在先權歸自
上以預杜外廷窺伺小臣之口昨者又援前代
之事欲使禮從義起權不失正以善成
皇上崇隆伉儷之心乃
聖諭謂不學他人假借以僞亂真尤爲光明正
大非臣愚慮所及今蒙
擇用所擬前諭即發禮部施行不惟
聖心洞然表白於天下而一時都俞喜起之交
手足腹心之視亦可照映千古垂光史冊
矣臣至愚極陋感蒙
皇上如此深知如此篤信即粉骨碎首尚不能

報稱萬一而況此不過將順
德意贊成
盛舉有何費心敢當
皇上再頒手筆彝諭臣不勝銜戴激切之至謹
題恭
謝以
請收回並封
聖諭疏
本月二十七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禮部官欽奉
聖諭將
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
無嫡立長此
諭一傳臣等以爲

聖心大明
聖斷大定人情可以無疑昨者臣錫爵歸至寓
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
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體
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辭且責臣蒙
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
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於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
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所奉
聖諭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
聖心愈晦不得不畧露
前諭中所云背
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上萬萬年永無
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尚有
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
期於先定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於衆人
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廷洶洶如此所
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
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止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
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
歷朝儲位嫡出無幾即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
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錫爵所以密引漢唐
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

大典萬妥萬當盍誠有慮於此也乃諸臣尚未
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
勑即行畧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
主終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謗責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偽亂眞何故自處於展
轉可疑之地既以
祖訓爲必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
既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
國事何萬里
召臣席未暇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謗必不可
一日立
朝此臣錫爵自怨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皐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
盛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囂者也臣等不勝惶迫
哀懇之至
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復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

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尔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
眞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懇救建言二臣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

發下文書內有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一本俱爲
冊立事欽奉
特旨着革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臣初入
朝本望爲

皇上處畫家事調停衆口以效消埃萬一之報
而畢竟又以倉皇失措奉行欠妥致廷臣
重復生疑上干
威怒此皆臣愚不能尊
主鎮物之罪也本當即出待譴緣同官臣志皇
臣位皆以自陳尚未進閣而臣錫爵身當
事會本發臣手不覺神寒戰越愧汗淋漓
竊謂
皇上所遵者
祖訓所信者
聖心今日之舉惟臣等二三左右近臣能諒之
而在廷老成之士亦能諒之至於書生少
年原未習宮闈之事又未見臣反復規勸
之言忽見
諭旨發中與上年
成命不合轉相驚惑賣有煩言此諸臣愚妄之
罪自招
嚴譴夫復何尤顧今

皇上所遵者
祖訓也而
祖訓原許諸人直言時政所信者
聖心也而
聖心自非庸衆所能窺測況朱維京官至九卿
王如堅職居言路而其所陳又不過援據
上年
明旨非如前此無端激聒造言生事者
皇上但將此輩置而不理使科部諸臣傳
諭曉之人心亦自可以漸定今
赫然震怒罪至永戍極邊不但從來建言無此
重典且使天下之人聞之皆將曹起而疑
曰
皇上盛德天覆汪度海涵近來妄言之臣有直
斥
乘輿者並未見發怒重處而獨爲此
建儲一事
疾雷震霆朝發夕下不知

聖心何所內疑何所欲諱而忽至此也悠悠之
徒愚者多而智者少此聲一傳則
皇上欲以禁囂而反生囂欲以威衆而反惑衆
矣臣一介艸茅仰荷
皇上渥眷深知超今軼古前者自陳疏中謂非
常之
恩常情所豔則亦將責臣以非常之功今非常
之功未効而反遭此非常
處分天下之人又必將曹起疑臣未入
國門之前寂無一事既入
國門之後忽有此舉不知向時所奉言無不
行之
旨今次所蒙素所倚賴之
褒其驗安在況維京疏中明責臣奉
勑即行有同胥吏雖未悉臣苦心而其言如此
皇上處之是爲臣處也臣不以死力救是與聞
乎
皇上之處也臣孤身萬苦度日如年而當此衆

臣交詈之時以擔千載誤
國之罪
皇上請發慈悲試加深省若
聖怒一日不霽而臣有可一日在位者乎若三
臣竟從發遣而臣尚有可靦面見人者乎
臣之不才素以區區直亮見忌於人而亦
以此見信於人今領事方新正擬從容將
舊怍可原之人漸
請錄用而眼前二臣遂不能救解以上累
聖德何論忌者將平生信臣之人亦且交口唾
臣攘臂擊臣矣伏望
皇上俯念臣千鄉萬里而來非貪祿位
特看臣面亟收二臣發遣之
旨則臣尚能勉供職業望見
威顏如其不然臣惟有藉藁自繫而死耳臣不
勝惶迫哀苦之至
次日奉
諭札一道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畜訕訓

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了既卿今
復懇悃陳救已免發戍茲特諭卿知之

答
聖諭疏
本年二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等謹
題今日欽奉
御札二道一諭內閣昨者元輔反復勸朕早行
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
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尔並封隨

該元輔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
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
眞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
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輔弼親臣豈
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擔當倘後有
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
何忍見之其於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欽此
臣錫爵又特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昨者朕怒朱維京王如堅二
旨詆訓疑君誣詆輔臣故朕依訓從輕處了
既卿今復懇悃陳救已免發戍茲特諭卿知
之欽此該文書官劉宣李文輔陸續恭捧到
閣臣等叩頭伏讀且悲且感自惟職忝凝
丞誼同休戚今
國體至此人言至此而內不能爲
皇上對揚
休命蠲滌煩惱外不能爲廷臣分解積疑力排
橫議臣等失職負

恩之罪死有餘慙昨者連進兩揭葢姑爲調停
勸解之說以明
聖心以息羣訕而非徒自爲一身毀譽得失之
計也茲奉
聖諭內云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
見之臣等讀至於此不覺流涕交頤愧汗
浹背顧自非禽獸艸木豈有冥然不知
皇上之心事恝然忍見
皇上之受誣者特苦議論卒起非一時口舌所
能爭傳播人多非二三近臣所能勝然
皇上之心天地知之臣等左右知之即在外九
卿老成之臣亦知之其饒舌聚訟紛紛不
決者大抵一衙門不過數人而數人之中
又不過朝道聽而夕塗說甲傳訛而乙認
眞初非有眞知灼見可與之較是非也若
天道有知則彼口舌罪孽自作自受
皇上何苦以
九廟社稷之身而反爲之茹痛銜恨擔煩受惱

乎盖臣等嘗謂方今爲臣甚易爲君甚難
爲臣者不論事之成敗理之當否但爭論
得一事攻擊得一人自可終身借以爲名
豈不甚易至於
皇上一出言一嚬笑萬目所注視萬手所注指
窺伺揣摩求全責備無所不至此自古人
君之難類如此而不獨
皇上今日之受誣爲可痛恨也臣等伏荷
恩知無階荅報聊以此寬解
皇上之意至於朱維京等狂愚觸罪而臣錫爵
猶曲爲之救解盖以
聖怒愈甚則羣情愈譁而受罪之人又反要以
爲名不如一切小忍以平淡處之即此亦
是爲君難之一端然非我
皇上量包天地心洞日月何其
止輦轉圜之速而納汚藏垢之弘如此且再頒
特諭尤費
清神此臣等所以共切感激而臣錫爵倍深慙

愧者也除原奉
手札三道內
諭臣等二道珍藏閣中外一道已發吏部抄行
進繳

請會議
冊典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謀
國無狀人言朋興懇乞
聖明亟勅多官會議共成
大典以安人心事臣自惟年識昏眊智計短淺
昨仰承

明命不能倉卒詳決致累言官除已具疏哀懇
蒙
恩寛宥外顧今
大典未定議論益煩臣志未明蒙謗已極甚且
有以臣爲詭合爲要寵爲誇功爲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言者臣雖百口亦何能辨
第念諸臣之言多據經執禮之見人所易
知而臣之一身在
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人所難處即如昨者臣再
上密揭從容言勸而
皇上又再頒
手諭徑從獨斷處分往復之間臣可對人言乎
不敢對人言而敢辭今日之謗乎適方艸
疏欲少自明心迹以去會接
聖諭備述臣兩疏懇請之言則臣果詭合乎果
要寵誇功乎果
聖疑未決決於臣一言否乎臣之至是知我罪
我自可以忘言顧臣之所自信者此心耳

所仰信者
皇上之心耳而一人之見聞輿論有所未協一
時之應對故典有所未詳況當此疑議紛
呶之際所謂衆口銷金衆力撓椎之時臣
之駑怯而望其赤手補天必無幸矣昨日
六科十三道及禮部四司官共至臣朝房
謂
三王並封之
旨終屬欠妥責臣不能固諍而臣又新奉
御札責臣不肯擔當臣之處此以一身之計而
言則
皇上恩重自當排群議以力持以
宗社之計而言則外廷言多尤當集衆思以廣
益蓋周書洪範有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今日之事正可謂大疑而
皇上既已謀之於心矣至於滿朝卿士芹曝願
獻之誠尚有可爲
皇上決疑者可盡忽而不採乎臣詣

闕方新所有醯鷄之識已盡效於前三揭之
中即復更端其詞終不能仰裨
宸斷萬一而徒使
皇上有獨任一臣之嫌使舉朝有意外不然之
慮使天下後世有有君無臣之歎使臣有
蒙垢忍辱一日不能自安之苦臣無足惜
如上累
主明誤國事何哉臣前疏固言千鄉萬里而來
非貪祿位至此何惜一去但恐
皇上以臣之去而益罪言者故今日復靦顏進
閣謀於同官二臣懇請
皇上急勑九卿科道衙門會集
闕下詳議深籌稽
歷朝之故實會
祖訓之深意定
宗社之鉅典荅臣民之仰望則臣雖以身爲謗
藪亦甘心矣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奉

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誡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爲定
策之功況今三皇子皆爲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爲首
輔已屢諍勸故爲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

請面陳
冊儲事體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蒙
發下臣昨請會議本奉
聖旨夫立嫡之訓乃我
聖祖垂示子孫永誡非別代不正綱常之主溺
寵僭竊之比也又非臣下擅議更立要爲定

策之功況今三皇子皆爲庶出長幼自有定
序非有他意姑待數年耳又何疑惑卿爲首
輔已屢諍勸故爲權宜今復畏阻是亦疑朕
卿可安心輔理此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亂
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可即入閣辦事朕
意已定不必廷議該部知道欽此臣至愚極
陋淺見寡聞不自量力欲以區區至誠感
動
天地避要功好名之嫌而一時登對欠詳心思
未到以致外廷疑議轉生連日喧譁不定
使
聖心焦勞於上同官憂惕於下臣蠛蠓氣力委
難支撑以此只得疏請廷議期於爲
上解紛而非徒自爲逃謗地也茲奉
聖諭一則曰是亦疑朕二則曰不必自惑夫以
臣之闇劣自惑則有之若謂仰疑
皇上則臣數千里辭親茹苦而來端爲何人何
事近者密勸

皇上從中獨斷正恃此心之不疑也顧惟天下
之事有理有情有勢
皇上所執者立子以嫡之理所念者
中宮伉儷之情而所不可以口舌爭不可以
威刑禁者群囂沸騰積疑難解之勢臣區
區犬馬之忠苟利
社稷身之膏原橫草與人之射影捕風皆能甘
之但恐徒捐此身而無益於
國徒任人謗而適以辱
主以此日夜拊心流涕而庶幾仗舉朝之公論
或能轉移萬分之一耳今會議之請既未
蒙
允從而群臣又日譁於臣之門臣力窮矣臣若
極矣心之精微又不可盡筆之章奏計惟
有覿
面造膝臣可盡言
皇上亦可曲聽蓋臣聞臣視君猶子視父母子
出外逾年而歸至其家則必先見父母問

起居上飲食而其心始安今
皇上遇臣眞如子臣之今日亦久出初歸問
起居上飲食之時也乃半月在官
天顏未睹臣一念羨牆之戀何能自安伏望
皇上不待常朝
賜臣一見於以親承
穆穆之容於以面奉
諄諄之訓因而將
累朝典故與今日人言之所自起備細敷陳從
長商議務求得調停至當之術則臣此來
爲
主任謗一番亦可粗了心事苟延喘息矣臣昨
以待罪不敢進閣因不忍坐視
皇上焦勞隨謀同官今日復勉入候
旨臣不勝窘怵哀祈之至

誤荅

聖諭引罪請改疏

本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省荅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事該臣前於正月二十八

日揭請

俯從初議早定

大典又於二月初二日再請
召見面陳緣臣忝爲密臣義無顯諍故此二疏
皆不用具銜奏本以此未蒙
發下既而思之使臣自反無過則以身受誹使
善歸
皇上可也使臣自反有過而消沮自諱僅以揭
帖數語塞責使天下不知臣過而咎反移
之
皇上謂此心何哉盖先是
三皇子並封
諭下會臣以自陳在家
中使守等回
奏彼一時寮寀既不在前書籍又無查考止
據臆見匆匆具荅雖首尾詞意主於
冊立一說而不合拘守閣中故事兩票並擬
其誤一也荅
諭之後始從庶子馮琦借得
祖訓觀之乃知立嫡之條原爲藩封入繼而言

悔不早見爲
皇上分解其誤二也又初奉立嫡立長之
諭臣見老成相告以爲明妥亦遂自信謂可無
煩再執而不知
三王並冊禮臣無可具之儀
明旨數更天下無可憑之信其誤三也臣有此
三誤雖
皇上終以無心恕臣之過以屢揭察臣之忠而
在廷百執事以
祖宗典故責臣臣愧
祖宗矣以
皇上過舉責臣臣愧
皇上矣以天下後世釁端責臣臣愧天下後世
矣昨者恭請廷議一疏緣方上自怨自咎
之揭不敢重復瀆
聽今撫心內省畢竟臣之委曲規勸不如諸臣
之說正而嚴臣之倉皇陳荅不如諸臣之
慮深而遠用敢明白具疏自劾引

會典內檢舉差錯之例伏乞
天恩容令認罪改正使
聖心早白於天下愚臣亦可少謝於人言臣不
勝惶懼悚切之至
初八日奉
諭札一道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
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
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謗
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
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忍欲
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
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
行冊立　臣王　謹
題昨臣認罪疏下奉
聖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
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

聖心早白於天下愚臣亦可少謝於人言臣不
勝惶懼悚切之至
初八日奉
諭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
卿言此事不必徒少後一二年中宮無出再
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烈以幸朕意既
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且爲卿合必欲
請
定冊典以信初詔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謹
題昨臣認罪疏下奉
聖旨昨卿懇請召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
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
意欲何爲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謗祖蔑
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有此奏

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恐欲商量
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旣是如
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
立欽此臣連日正在席藁杜門聞該同官臣
志皐等備錄
前旨示臣臣倉皇伏讀旣仰見
皇上爲臣而含忍諸臣不勝感荷又復見
皇上爲諸臣而責備於臣不勝驚悚顧惟主使
要挾人臣之大罪也然主使一人則附和
之者多不過數人未有滿朝執議道路流
言而皆受人主使者也凡人有勢可憑方
能挾制未有以人臣劇主處不順之勢而
可用以挾制者也且臣聞蛇雀異類尚知
感恩艸木無情猶能向日未有禀血氣心
知之性受
殊隆特達之恩居
禁廷帷幄之間叨肺腑心之託乃不與
皇上一心而與衆人主使挾制之徒爲黨者也

臣有此不肖之心天日鑒之雷霆擊之獨念天子置輔弼之臣職在持衆美而效之君揚休命而布之下昔孔子得門人子路尚能使惡聲不入於耳而臣愚顧反以身之惡聲波及於上興言至此涕汗交流以此急於自認差錯使皇上之誤皆歸於臣蓋實欲借此服衆而非黨衆意在除惱而非激惱非皇上誰憐臣者至於並封之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祖訓委無皇儲待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穆廟在世宗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廢於莊敬太子之下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

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

冊立之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

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

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

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

去年之

命既改於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於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所稱祗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

大婚有年
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
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
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
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
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呶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恐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
使
冊立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
非千古之快事哉然
聖諭所謂紛紛疑訕之口不惟
皇上不能受雖臣愚亦不能爲
皇上受今不可遽稱從衆諭中止以上奉

兩宮聖母慈諭下從
皇后
皇貴妃懇請爲辭使外廷聞之皆知
聖斷自中原不受臣下挾制庶亦見臣始終爲
主無一毫黨衆之心也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荅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伏蒙
皇上寬恩赦宥重以採擇芻蕘感極涕零因敢
盡布其款款之誠如此謹具
題以
聞
次日隨奉
御札一道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
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
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
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
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
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
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
衆疑阻

再請
定冊典以息群疑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該臣昨
進揭帖并將抄白
詔書附呈
御覽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
御札到閣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

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
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
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
中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
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
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
衆疑阻欽此竊念臣職忝燮調地居表率而
物情朝論一旦紛紛至此以上累我
皇上動心動氣費神費詞皆臣奉職無狀之罪
也茲者伏蒙
皇上推心見信洞然不疑匹夫相知猶以死報
受
知如臣而猶有附衆疑阻之心者非臣也猶有
隱忍不盡之言者亦非臣也顧今
朝著喧闐訛言日至誠有如
聖諭所謂疑君侮上朝綱倒持者然當群議初
起之時臣尚以爲各衙門不過數人欲諭

而解之乃今始知衆疑成城卒難消釋譬
如病熱之人以涼藥遏之則愈熾以解藥
散之則漸平故臣前此密進平淡處之之
說而
皇上亦已爲臣含忍矣含忍而衆尚未定則其
說更有可恨可駭之極而臣一向口不忍
道筆不忍書以待
皇上召見面陳者今不得不趍
皇上之信臣一一昧死言之蓋先是
冊儲議興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
恭妃靡
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故臣直任以爲
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
命下則人更從於嫡字起疑有謂
皇上之於
中宮睽隔已久今日特藉口待嫡而實欲不
利於

中宮以爲奪長之地者喪心之徒其敢出此
妖妄不祥之言撼揺滿朝士大夫之膽一
至於此臣初聞之不覺毛髮俱立涕淚横
流叫呼天地爲
皇上誓其無他而幸今
聖諭偶及
中宮見在
御前之事則臣言愈可自信但天不可知事難
前定
皇上所見者
中宮今日之無恙而未能保過後起居之常
調則
儲宮一日不定
聖心一日不明也
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臣惟幄親臣
眞不忍見
君父受寃之極恨不得剖出肺腸碎裂頭腦明
白此一件大事所以再有前日之揭而不

恐遽露今日之所聞蓋誠望
皇上能自悉之言表而不必更汚齒舌也今
聖諭既未允從却欲處一二無禮之臣夫人臣
而無禮於
君臣自當爲鷹鸇以逐之敢尚爲之游說顧惟
至尊舉動必先有以服君子之心而後可以勝
小人之口必先自處於無疑之地而後可
以施不測之威即如近日朱維京輩之處
不爲輕矣而群疑益淵流言轉多可見此

等羣囂之輩禁之愈譁而
皇上雷霆之威欲伸反屈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
冊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
侮敢爲黨附至於
覃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
希覬敢爲蠱惑者若
皇上果執遲立待嫡爲綱常則
累朝列聖不踰年而冊立庶子豈皆不明於

綱常之正嫡庶之分者乎臣料曉曉小臣
必又以此爲反辱之端而其說愈長處之
愈不服矣至於
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前
聞
皇上縱欲少緩
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
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
承諭禮官從隆具儀
上請庶猶可以少安人心如其不然則二事並
寢衆口益譁臣力薄勢孤委實不能荷擔
泰山之重支持萬衆之口願
皇上先放臣歸再與諸臣商量別處之策臣臨
疏痛哭不知所云

奉

旨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有屢旨諭卿知之稍
俟二三年亦未爲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奈
無端小臣誣揑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

爲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迫朕其豫
教還候旨行